

郭黨生 著



一束野菊花



成都出版社



作者(右)完稿与张露芳女士(妻)

—

野菊花，花兒黃，
花兒生長在山崗，
秋風吹來花搖曳，
明月清露飄鬱香。

.....。

諸君，這支歌是我兒時學唱會的，但這首歌里却有一個動人的故事，而教會我唱這支歌的人是這個故事里的主人翁。

我現在還記得，那是一九七零年十月份的一天早上，天還黑漆漆的，我與同院子居住的明哥哥坐上了開往廣元的火車。明哥這是回鄉村辦理調遷回成都手續的事情。他此刻正春風滿面，英俊的臉上露着歡愉的微笑。

明哥哥是一九六八年底下鄉到廣元縣當知青的，每當過年 and 農閑時便要回家來。只要他一回家來，我們這些同院子住的兒時朋友都要圍着他聽他讲故事。

一到傍晚，我們便會齊齊地坐在他身邊。這時，他便會對我們講起鄉村的星空、田園的蛙聲，勞動的艱苦和快樂，農人的聰明與憨直。最有趣的是知青去捉農人的雞和狗的故事。

講到這些事，明哥會做着聲調地向我們描述。如果是在屋子裡，他會叫我們关了電燈，使屋子裡一片黑暗。這樣，我們

在黑暗中会全身充满担心和害怕。然而，我们会加倍的好奇。心里由于怀着对故事想尽快知道而产生的渴望，往往会激动不已。

在这个时候，明哥会尽情地对我们讲述在云遮月的夜晚，云层大块大块的显得狰狞，风吹过树林发出阵阵的风涛声，天与地之间是那样的黑，那样的静了。这时，同住在一起的知青没有事情可做，便会有人想起并提出到田地里去捉狗。在当时，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。当然，女知青也会闹着要去。她们显得胆小和惊慌，总是走在男知青的中间。爬坎过桥时，往往会大叫小呼，由男知青搀扶。不过，当大家走到平坦的地方时，都会非常快乐地大笑一阵，相互间逗趣一番。这里面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感情。这种感情有时象根蒂：会生出爱情的果来，有时也会枯萎，因为里面包含着天真。

记得明哥曾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。

有一次，几个知青去赶场。因为，他们居住的地方离场镇很远。这一次，由于贪玩，他们回家时没走到一半的路程天就黑尽了。当黑夜笼罩时，天与地就显得暗蒙蒙的非常的宽远，自然之物便被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。

他们转过了一个山凹，来到了一片平地。这时，一个女知青突然对着一棵大树站住了。这棵树长着茂盛的枝叶，使它周围显得非常黑暗。这个女知青对着黑暗处努力地想要做什么，可是她却呆呆地站在了那里。

后面的知青觉着了不对，都急忙向她站着的地方跑去，手里迅速地从地上捡起了石块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一个男知青跑在前面，边跑边问道。

女知青手比划了一下，没有说出话来。她看见了粗大的树干旁边有两点阴森森的光，一动不动的凄厉般地向她瞪着，她惊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
那男知青跑到她身边，很快也看见了两点阴森森的光。这是飘忽着的两点光亮，泛着寒惨的绿色。

他急忙护在女知青身前，发出大声呼喝。就在他声音还没有停下来时，一团黑影向他扑来。他感到腿肚上一阵疼痛，握着石块的手快速狠狠地砸下，碰在了毛茸茸的硬物上。那团黑影发出一声尖叫。这原来是只狗。众人赶来把石块一齐向它扔去，一阵乒乒乓乓的撞击声，狗儿发出长长的哀吟，飞快地窜进了暗处跑了。

赶走了狗，大家看见男知青坐在地上，女知青正用手握着男知青的腿肚子使劲挤压着，血汨汨地流出，她又用手帕轻轻地揩着。看着大家围了过来，她说道：“他被狗咬伤了。”她感激地看着男知青，眼睛里已含着了泪水。

“伤得厉害吗？”一个男知青问道。说着他蹲下身来帮忙。

男知青笑了笑说道：“没有什么。那畜牲刚刚含住腿我就拿石块砸了下去，那畜牲就松了嘴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对着女知青眨了眨眼，又道：“你不要难过，伤了点皮，把污血挤出来就会没事的。”

“那狗真长，使人看着好害怕。”一个女知青小声说道。

“真可惜没有逮住它，要不然会煮满满一大锅呐。”另一个男知青说道。他想使大家快活起来。可是，没有人笑出来。

这时，女知青用手帕把伤口包扎好了。她抬起头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。

男知青站了起来，看着那想说笑话的知青说道：“我敢说是只野狗。我想有这么多人，能把它吓跑，可它还是扑了过来。”说完他笑了笑，踮着脚走了几步。脚步有些不稳。

女知青看着连忙过去扶住他。“痛得厉害吗？”她轻声问道：“能不能走得了路？”

男知青听着笑了，“走得了路，不过，最好有根棍子拄着走。”

一个男知青听着，去树上掰了几丫树枝，把一支粗长的树枝给了受伤的男知青。接着又把几枝短小的树枝分给了其他人。“我们最好还是拿着，再遇着什么东西好对付。”他对大家说道。

大家接过树枝后，又急忙赶路。受伤的男知青走在大家中间，女知青扶着他。人人格外的小心。走了快到半夜的时候，才回到住处。

接着几天，受伤的男知青都由那女知青照顾着。她温柔小心，殷勤周到。

几天后，男知青的伤愈了。他回报她，亲近她，什么事都帮她做。

大家都知趣，做什么事都让他们在一起。那时，大家都在一起吃饭。每当吃过了晚饭，都留些事情给他们做。这样，当他们收拾完活儿去找着大家一起散步时，体心的话也说了。这些话使他们相互间都非常快活。

后来他们相爱了。

爱情的坏芽经过心血殷勤浇灌，结出了美丽的果实，虽然是平凡、纯洁。

这就是知青的爱情生活。

然而，明哥每次讲完一个这样的故事，他都会深深地叹息一声。这长长的一声气吁我们并不了解其意，都以为是对美好事情追求的延续。这里面仿佛有着不尽人意的伤感，却反而使我们产生了美妙的遐想。

这样的故事无疑会深深地吸引着我，在我朦朦胧胧、简单又纯洁的心灵中，会产生出这样的想像：女知青一定非常美丽温柔，男知青一定非常英俊潇洒，农村的田园一定是诗一般的田园。

于是，这样的故事使我向往着这些地方。

每次明哥回乡村去，我都要去送他。看着他离去后，心里总有一种无可言状的惆怅心思。这种心思总要使我忧郁好些天。几天里，我总爱沉默寡言地站在院子里的墙角边上，望着蔚蓝色的天空发呆凝思。很快，我父母察觉了这件事，当他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后，他们为我担心。因为，他们每次劝慰我时，我

只是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，脸上露着凄迷的神色。

后来，明哥知道了这件事情。他答应我带我到他下乡的地方去，只是要等他安排好了的时候。他还告诉我父母亲，要他们放心，他会好好地照顾我。

听到了他的许诺，我放宽了心，只是深深地盼望着。

现在，我终于如愿以偿，盼望着了。

二

下午三点多钟，火车到了一个叫青龙镇的车站，我们在这里下了车。

这是一个小站。明哥告诉我，下一站便是广元车站，离这里有三十多里路远。

我们顺着车站路旁的木栅栏向站台走去。那里是用青砖建成的一幢小平房，车站的进出口就在平房的旁边。一个身穿铁路制服，手臂上戴着红袖套的女人在那里验票。

火车的来到使小站有了些热闹，几个人匆忙地上了车，又有几个人从车上下了来。在我们前面也顺着木栅栏走着，他们说说笑笑，走得悠闲。

木栅栏刷了白漆，拖得很远。木条的顶端被削成三角尖形，一排儿向着天空。在它下面的地上长着一团团青草和灌木丛。草儿有些秋色，一些细长的蔓丝儿从灌木丛中爬出来，攀在木条上，开出一些小巧的各种颜色的花朵。艳阳当空，秋高气爽，这些花儿显得格外鲜艳。

当我们快到进出口时，看见信号工在远处摇动了绿色小旗，接着一声长长的哨音，又是火车的一声长鸣。声音传得很远，接

下来是一片隆隆的声响，火车慢慢地从我们身傍开走，车轮和车轨发出了吱吱的摩擦声，不一会儿便消失了。留下了车站又静寂了下来。

站在这里看，车站是这样的小，又是这样的空旷。车轨冷清地躺在一条条枕木上，从老远的地方逶迤过来，并又向那遥远的地方延伸，在慢慢的宁静中使人有种想去远方的感觉。

我感到新鲜，着迷地向着远处出神，直到明哥在车站外叫我，我才赶忙跑了过去。

出了车站，便看见有些农人端着竹篮盛着吃食叫卖。他们的话我听不大懂。乡音俚语，有些趣味，便只有好奇地看着他们。

明哥去买了四个又黄又酥的玉米饼。这玉米饼在家里真不容易吃着，当明哥拿了两个与我时，我心里好欢喜。明哥见我高兴，又去买了几截甘蔗，甘蔗又粗又甜。我们沿着镇边的公路边走边吃，我感到好自由。

虽然非常快活，可我还是知道要走很远的路。因为明哥告诉了我，要天黑才能回到他的住处。

没走多远，我们便拐弯走上了田坎路。田里已经收获，脱了穗的谷草垛码在地里，有些地方还能看着栽的菜蔬。由于没见着农人种田，田野就显得空旷冷寂。只觉着杲阳的照晒和远处吹来些丝丝儿的风。

沿着阡陌纵横的田坎路走了一阵，便来到一条大河边。站在河堤上，看见河岸边停着一条渡船，船上已有了不少的人，我跟在明哥身后跑了上去。

上了船，戴着草帽的老船夫从船舱里走了过来，向明哥要了五分船钱，尔后，又回到船舱里坐下了。

我没有理会人们对我们的注视，去船舷边拨水玩耍。河水清澈，水下的鹅卵石把河水映得浅浅的，河水冰凉，让人觉着舒服。

等了一会儿，没见着人再来赶船。老船夫便起身到了船头，扯了插梢，拿起竹篙撑着船向对岸划去。

船头劈开了流水，流水顺着船边泛起了浪沫，轻轻地拍打着船身，发出了细微的毕剥毕剥声响，使得船儿有些微微的颠簸。我看着心里又喜又怕，忙在船板上坐了下来。再去看老船夫撑船。他姿式优美，又刚健有力。每当把竹篙落下河底时，他都要发气开声，长长的竹篙没在水里只露出一小截竹杆儿，他握着的手会一阵用力颤抖。河面很宽，流水也很平缓，船儿被船夫用力一撑，便悠悠地向河对岸荡漾了去。

不一会，船在靠山坡的地方停泊了。山坡上端有些向河突出来，然后斜着向里陷下，坡面陟直，有些阴暗潮湿，把河水也显深了。岸边铺着一排很窄的砂红色石板，也被河水溅湿，滑溜溜的。

老船夫跳上岸去，把船绳系在了嵌在石板间的一根木桩上。待船停稳，大家才下了船。都不说话，顺着窄窄的石板路小心地走过。河水有时会淌上石板来，退回去时看着浑黑黑的，觉着耳边也有了水的喧嚣声。我感到害怕，连忙靠着坡壁走去，大气也不敢喘。明哥见着，走到我身前来用手把我牵着。他对着我笑了笑，想使我不要紧张。待我喘息了过来，才又慢慢向前走去。路走得是这样的艰难，竟使我觉着是如此的漫长。走了一段路，才见着一片浅滩，顺着坡壁一拐，面前呈现出了是铺有石条的阶梯，一直通往山坡上。这里开阔平坦了。可能是想赶走刚才在心里升起的刹时间心慌，我挣脱明哥的手跑了上去。到了坡上，才轻松地呼出一口气来，回过身来看明哥，他正慢慢地走上石梯来。宽阔的河流正在他身下边，却没见着渡船。

明哥上了坡来，我们歇息一会，走上了山坡小道。走了大约一里路光景，下坡来到一片低洼处。这里有几户人家。住房的附近栽了一些竹子和树木。我注意到，一棵柿子树上结着了泛着黄颜色的柿子，隐藏在翠绿色的树叶间，有的叶儿已经发

黄，不时飘落下来掉在地上，又被洼地里不时吹来的风刮走。微风轻轻地吹来，绿绿的竹叶儿摇曳个不停，发出了婆娑的声音。小路的旁边有些蓄了水的田。几只鸭子在那里嬉水觅食。一只大嘴鸟飞来，落在了田埂上，侧着头对鸭子瞅了瞅，接着用嘴去田埂边的草丛里啄了啄，然后飞走了。我们经过屋傍时，墙角边一堆散草上站起一条长着黄毛的狗，瞪着眼看着我们，也不吠叫，直盯盯地看着我们走远，才又去躺在了草上。

我们又上了坡。山路在我们面前延伸着，象没有尽头。路面上有条车轮碾过的辙痕，一会儿消失，一会儿又出现，在这黄土坡之间盘桓着。山道弯弯。

路长行人好深思。我与明哥默默无言地走着，他象有很多心事，神情专注肃穆。而我呢，却感到好奇，四下里眺望。

有时，小路边会出现一条小沟。沟儿已经干涸，只有些沟深处，还浅着水，有几条小鱼儿来回窜着。沟沿边有些地方长着小草，一些草叶已在枯萎。草丛中开着零星的小花朵，弱嫩纤巧的花蕾儿仿佛能被风吹起来。

眼前的山坡光秃秃的，有的地方已耕耘成田，但很多地方却是荒坡，生长着大团大团的灌木丛和荆棘。还有些不知名的花和草。一些细小的小树枝在微风中轻轻地摇动着，与粗壮的大树比起来，显得十分的柔弱。

远处的山峦连着山峦，青幽幽的，露着秀色。小路蜿蜒着向着那里去，绵绵无尽，隐没了不远又出现。

我们急切地朝着那里走去。当我们经过刚才眺望着的山峦时，山坡还是刚才见着了的模样，只是草丛多了些，站在这里望远，又见着了青幽幽的层层山峦。太阳已经斜移，一些云出现在了天边，太阳光照射在云层上，云层泛着灰白色。远处山峦的青色更浓了。

山野是这般的空旷。只有静寂的小路和满眼的山岗。在我们走上这条小路时，就已难见行人。即是遇着少数过客，也是

擦肩而去，很快便在山野间消失。现在，山野间空籁无声，倒有了难耐的荒凉。

我有些觉着累，走到明哥身傍。我看见他手里握着一枝花儿。他看着了我，脸上露出了关心的微笑。

我没有笑，望着他问道：“我们这是在山里了么，怎不见陡峭的悬崖？”在我的想象中，山一定非常的高，还有悬崖峭壁，上面长着松树，云便在树间飘浮。呵，这是在书上看到的。

因为我的严肃，明哥敛住了笑容，他看着我，眼光很笃定。“是的，这里已是山里了。”他对我说道，“当然有悬崖峭壁，只是这里还看不见，那是在我的住处很远的地方。”

“你去过那里吗？”有些好奇，我继续问道，“那里的景色美吗？象不象这里给人觉着荒凉。”

明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嘴角边浮出了一丝笑意。他嘴角轮廓清晰好看，笑起来很温和。他轻声对我说道：“我去过一次，是和村里的人一起去的。那里长着很多大树，地上长着很多颜色的菌子，悬崖峭壁上生满了绿绿的苔藓，有的地方能看到流水淌下，在空中泛出白色的水沫，很好看。只是去了一次，以后我便再也没有去过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我禁不住问道。

“因为没有人烟，树林里会使人迷路。我们刚到村里时，农人们就告诉我们不要到那里去。就是那次去，也是村里很多人同着一起去的。”

“树林里有野兽么？”

“我没有看见，我们在树林里走了一段路，同去的人便没有人想再往里走，大家就返回了。”

在静寂荒凉的山道上走着，听着明哥说的话，我心里有点发怵，不在问他。

默默地走了一阵路，看见路傍的坡上开着一些花儿，与明哥手上拿着的一样。明哥见着又去采摘。我看着，也去他傍边

摘了一枝。花儿开着黄色的花瓣，花蕊嫩粉粉的，透着淡淡的香味。

“这花儿真美，叫什么花？”我把花递给明哥时看着他问道。

“野菊花。”他笑道。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看手中满把的花儿，又道：“我们走吧，天色晚了。”

“为什么叫野菊花，是人们不喜欢它才这么叫的吗？”我边走边问。

明哥对着我摇了摇头，笑了，“大概是花儿不用人去栽，便能满山野间开花结果的原故，所以人们才这样叫的吧。”理了理花枝儿，他又接着道，“你看我不是很喜欢么。”

我笑了，走了这么长的路，我此时觉着了轻松。“你把它插花瓶么？”无意中我问了这句话。

明哥没有立刻回答我的话。他抬头望向远处，笑容凝固了，又慢慢地消失，愀然的悲伤在他脸上现随即消逝，只是悄然不语的走着。

我不知道是何原故，眼底映着他的身影，心里充满了困惑。

走了一会，才听着他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，然后转过身来看着我。他的两眼闪着忧郁的光芒，接着才有了平静的明亮。注视了我一阵，低声说道：“我摘了这些花是去送人的，因为她喜欢野菊花。”说到这里又咸口不语。

这是个原因，可他为什么会忧郁和悲伤呢。我不敢再去问他，心里暗自想着。

或许是察觉了我的猜疑；或许是想告诉我。静默了片刻，明哥看着我说道：“党生。”他呼着我的名，“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要求么。”

“在家里要来的时候我不是答应过你么，要听你的话去做。”我看着他笑着说道。

“这些只是些次要的事情了。”明哥的眼光离开了我看着远

处，稍稍停顿了一下，又接着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，我可能会告诉你，可能不会告诉你。但是，你能不对其他人说么。”他又回眸看着了我，神情很严肃。

从他的眼光中看出，他不会告诉我什么了。我有点失望，不过，我还是小声对他道：“我答应你。”

明哥淡淡地笑笑，他又去看着了远处。我听着他轻声地低语道：“其实，好多事我自己也不能明白。”接着深深地叹息了一声。

我没有再去问他。

这时，太阳被云层遮没了，在云层的后面射出了桔红色的绚丽的光芒，又慢慢地消失。天地间显得朦胧。烟雾象轻纱慢慢地在山野间飘浮了起来，有些凉意沁人。山道蒙着了暗暗的阴影，隐约可见。我们行色匆匆，急急地加快了脚步。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上了一个山岗，我听见明哥低声说了一句：“我们到了。”

站在山岗上，看见下面是模糊的一片广垠的宽阔。夜色已经深浓，在这片宽阔中有一团团的黑影，透出着光亮来——那里是人家。可在这许多有着光亮的人家处，那里是明哥住的地方呢？我祈求着是近处的好，因为此时我累了。

三

歇息了一会，我们下了山岗。走了一阵田间路，来到了一处人家。这是座很大的院子，周围参差不齐地生长着一些树木，黑森森地摇摆着。我听到了狗发出低声的吼吠，在夜里显得沉闷。我有点害怕，紧紧地挨在了明哥身旁。

就着朦朦的夜色，看见树边有道用树木枝条牢牢编着的一道篱芭。顺着篱芭走过，才来到院子的大门。这时，一支狗从墙角边窜了出来，对着我们竖着尾巴狂叫不已，我赶忙躲在了明哥的身后。一个农人从院子里走了出来，当他看见是明哥时，唤住了狗。狗去他身边摇了摇尾巴，才又回到了墙角边，一边低声的吼吠着，伏下了身子。

我和明哥走进了大门。农人向明哥道：“回来了，周明。”

“嗯。”明哥应声道。走到农人面前，从背着的书包里抓出一把糖来：“长生伯，吃点糖。”

农人看着了我，迟疑了一下，然后用围腰兜着了。而后，他笑着向明哥邀请道：“到我屋坐一会儿。”

明哥笑着道：“明天吧，今天夜晚了，又走一天的路。”

说着，我们从他身傍走了过去。

院子的坝子里有棵大树，长着茂密的枝叶儿，把院子里遮得黑黢黢的。风吹着了树叶，漱漱的直响。

我跟在明哥身后，顺着墙边走。大约走了一间屋时拐了弯，又接着走了两间屋，在一间亮着光亮的屋门前停住。门半掩开着，我从明哥的身后看见，屋子里的墙上挂着一盏油灯。油灯的光焰左右飘忽着。灯下面放着一张小方桌，桌边有一把小竹椅。屋子里的其它地方就被半掩着的门遮住了。

屋里面有人在哼歌。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歌声低沉沉的在这夜色中听来忧郁、凄凉。

明哥推门走了进去。他的身体走进屋里，被灯光在墙上映出来一个很大的身影，黑乎乎的显得呆笨。

如果一个人站在我这里，又突然看见墙上出现的影子，身背后又是黑漆漆的一片，就会有点害怕。当时，我就是这样。我快步跨进了屋里。

我看见我面前是一个柴灶，柴灶傍边放着一个水缸。水缸上面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大竹兜，里面放着碗筷。

锅里正煮着饭，冒着缕缕热气。灶膛里燃着火，一个女人站在灶边傍。她是在明哥推门进去时站起身来的，歌声也嘎然而止。

她看着明哥刚要说什么，却看着了我。

她脸色苍白，模样儿憔悴。穿着件褪了色的黄衣服和一条旧了的蓝布裤。

我望着她。蓦的，我感觉到我像熟悉她，并且越来越感觉到了。可是，我却有点不能相信。

因为她面容不该是这样的苍白；因为她神情不该是这样的憔悴；因为她此时正值豆蔻年华啊。

我的记忆涌了上来。我们过去曾经常在一起捉迷藏玩，而做什么都要听她的安排，明哥则在一傍帮着她。那时，她是那样的天真，那样的神气。脸颊柔嫩，眼睛明亮、面色红润。按照年月来看，她此时的生命应该青春，容貌应该美丽，气质应该高贵。然而，她现在竟是这般的憔悴，有些未老先衰。

她认出我了，向着我问道：“你是党生。”

我一阵心酸，嗓子哽咽，“是的。”我又问，“你是蓉姐姐。”

她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啊，我都有好多年没看见你了。”她淡淡地一笑，一抹红晕涌上脸颊。这笑容好忧郁，好美丽，却一瞬而逝。稍稍地一停顿，又接着道：“时间过得真快，你长高了。”

时间使人分离，又使人重逢。只是相见时面颜已改，乡音依故。

我轻轻一笑，说道：“蓉姐姐，刚才见面我真有点认不出你来，因为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着你。”

她看着我，平静地注视了一会才轻轻笑着道：“是因为我们的模样都变了许多，你当然不能马上认出我来。”停了一下，见我望着她，又接着道：“可是，你明哥没有告诉你吗。”她看着了明哥，眼光明亮清澈。

明哥笑了，轻声说道：“我没告诉他，我是想你们见着了会高兴些。”说完，他看着了蓉姐姐，神情有些拘谨。

“我确实很高兴。”蓉姐看了明哥一眼又向我看着道，“看见了你，使我想了自己的以前，你一般年龄时的快乐。”微微地吁了一声，接着她的眼神流露出了忧郁的迷茫，嘴里轻轻说道，“想起过去真使人快活。”她仿佛是在自言自语。

明哥把书包放在了桌上。他拿起我们在路上摘的野菊花儿，对着蓉姐轻声说道：“蓉蓉，我们在路上摘了些花来，我把它放在那儿。”

“怎么……？”蓉姐迟疑了一下，看了我一眼，才又看着明哥说道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不要你摘花来送我了么。”不知为什么，她的神情显得了冷漠。

“呵，我忘记了，”明哥小声地说道，“你不喜欢，我就去把它扔掉。”说着，他就要去做。

蓉姐拦住了他，“你把花放在桌上吧。”蓉姐对明哥说道。

明哥把花放在了桌上，看着蓉姐嗫嚅着道：“我本想你会高兴的。”

蓉姐平静地看着他。她好象想说什么，却没有做声。隔了一阵才看着我说道：“你一定又累又饿了吧？”她指了指桌傍的小竹椅，“你坐下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下饭就要好了。”

“我真的累了。”我看着蓉姐笑着说道，“这山路好长，好远。”我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浑身疲乏地松弛，觉着了舒服。

这时，明哥从书包里拿出一封信，对着蓉姐道：“蓉蓉，这有你家里给你写的信。”

“我家里给我写的信。”蓉姐身体抖动了一下，小声地说道。她没有去接信。

我以为她会高兴，可她只是望着明哥，声音低低的淡淡地说道：“你到我家里去过。”

明哥手里拿着信，不知如何是好地看着蓉姐，听着问，小

声地说道：“我在路上遇着你妹妹，她要我去你家里。我去了，你父母向我问了你的情形，我告诉了他们。”

“只是这些么？”蓉姐问道。

“你父母也问了我的情况，我告诉了他们我调回成都的事情。他们听后，说也要为你想办法，只是要你同意了才行。他们要我走时再到你家里去。我去时，你父亲上班去了，你母亲让我给你带了些食物，还有点钱。我走时，她又拿出一封信要我带给你。”说完，明哥又把信递给蓉姐。

“你把信也放在桌上吧。”蓉姐还是淡淡地说道。

我觉得蓉姐这样做有些奇怪，并且也感觉到她与明哥之间一定有什么事情，只是因为我在，谁也不愿提及。

由于走了一天的路，我困倦了，便闭着了眼，靠在了小方桌上。虽然闭着了眼，可我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说话。

静了一会，听着蓉姐轻声地说道：“我去拿鸡蛋炒菜吃。”说着，她进了里屋去。明哥也跟着进去了。一阵划火柴的声音，过了一会，又发出了拿东西的声响，接着又静了下来。我睁开了眼睛，看着里屋亮着灯光，光亮有些昏黄。

这时，我听着明哥对蓉姐轻声说道：“蓉蓉，我想这几天在你这里吃饭，行不行。”他声调有些滞塞，显得为难的木讷，停了一下，又接着道：“因我要去办事情，党生又不能跟着去，我想他明天跟着你，好么。”

隔了一阵才听到蓉姐小声说道，“好吧。你就要离开这里，我答应你，只是你不要对我有别的要求。”她的声音听来很凄楚。

过了一会，听着吹灯的声音。我忙又闭上了眼睛。他们出来了。

“我来烧火。”明哥说道。他去到了灶边蹲了下来，挽了一把柴草，放进了灶膛里。

蓉姐开始搅和鸡蛋，碗和筷在她手里发出了碰撞的声音。

忙了一阵，听着明哥对蓉姐说道：“蓉蓉，你应该看看信。”